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 季羡林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大 峡 谷 去 来

邵燕祥 著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大峡谷去来	(3)
漫话偶然	(8)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12)
说演讲	(15)
韦庄的苦心	(18)
信以为真	(20)
世纪之思	(23)
生命与色彩	(26)
新碑与旧碑	(29)
说梦	(32)
说欺骗	(34)
三言五语	(36)
英雄观	(38)
文化的雅俗与精粗	(41)
珍珠港事变纪念	(45)
月当头	(48)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   | 何其芳的遗憾 .....    | (50)  |
|   | 哀文化 .....       | (55)  |
|   | 谈吃 .....        | (58)  |
|   | 十五月儿圆 .....     | (62)  |
|   | 水仙 .....        | (65)  |
|   | 好诗一句 .....      | (66)  |
|   | 草木二篇 .....      | (68)  |
|   | “阶级姐妹” 苏三 ..... | (70)  |
|   | 说急 .....        | (73)  |
|   |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  | (76)  |
|   | 特殊的词语 .....     | (79)  |
|   | 真情和套话 .....     | (82)  |
|   |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 | (84)  |
|   | 说朋友 .....       | (89)  |
|   | 说永远 .....       | (91)  |
|   | 夕阳 .....        | (94)  |
|   | 哀哉孔子 .....      | (96)  |
| 目 |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 | (98)  |
|   | 检阅天安门 .....     | (101) |
| 录 | 读《高适集校注》 .....  | (103) |
|   | 主义与精神 .....     | (107) |
|   | 说赌 .....        | (110) |
|   | 孔子的话题 .....     | (113) |
|   | 《圣经》拟作 .....    | (116) |
|   | 笑话无国界 .....     | (118) |

## 作者小传

【邵燕祥】(1933.6.10~)浙江绍兴人。生于北平。解放前就读中法大学法文系一年级。1949年春,在华北大学短期训练,调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建国后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作过资料员、编辑、记者,业余从事诗歌创作。1956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11月任《诗刊》编辑。著有杂文集《忧乐百篇》(作家出版社1986)、《会思想的芦苇》、《蜜和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为青春作证》、《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岁月与酒》;文论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等。

邵燕祥的杂文,格调高迈,风骨遒劲。行文,于潇洒中见凝重;立意,于平易之中见深邃;嘻笑怒骂,涉笔成趣,却无不寄寓了执着的人生思考。他崇理性、重真诚、有胆识。他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理不在高声,甚至出之以幽默诙谐,这就是杂文的理趣。”(《为陈小川杂文集作的序》)体现在他杂文中的理性,本质上是启蒙







希尔顿饭店门前的雕塑，庞然一大金盆，就像芝加哥阿冈核研究所广场上塑得一朵凝重的蘑菇云一样，卖什么吆喝什么。每家旅馆的底层大厅，不含糊，都是赌场。一片吃角子机声。赢钱是吐出硬币，哗啷哗啷的；输钱是静悄悄的，没有声息。越是只有机器声，没有人声，越显得气氛紧张，一排排坐在角子机前的客人，仿佛值班员在什么中央控制室操作时一般兢兢业业。一位中年妇女，看来是华裔，她也发现了我这个中国人，侧过头打量我，大概一眼看见我胸前的相机，急速转过脸去。其实我不会那么没有礼貌，不得不同意就掀快门。我加快脚步走开。在这里除了老板和领班，顶多加上便衣警察四下里照顾以外，没有像我这样闲荡的人，都是脚步匆匆，穿梭而过，或是专心致志，运筹下注。抓紧每一分钟，抓紧每一次机缘，寸金的光阴随着硬币从指缝间淌过。而赌场中没有钟表，不计时间，没有窗户，不知东方之既白。

于是旅馆的房间里，常是窗帷紧闭，而床上彻夜无人。米高梅电影公司不拍电影了，全部资金转来开米高梅饭店。希尔顿跟米高梅暗中较劲：你两千九百床，我就三千床。我也宁肯让这三千床之一空着，从新区逛到老城。

世纪之初，1900年，这里还只有来自北方犹他州的移民从山谷中开掘的一泓清泉，成了片牢饶的牧场。1960年这座沙漠上；的绿洲城市已经有了十万人，而今天人口突破了五十万。

灯红酒绿的闹市，哪里有沙漠的影子。只有一家赌场名叫“撒哈拉”，另一家“阿拉丁”饭店，门前有几棵

棕榈，使人想到《天方夜谭》，阿拉伯的神灯能导引我们开启宝窟吧？

这里有“韦加斯世界”的俗不可耐的霓虹灯明明灭灭，也有“凯撒皇宫”灯饰的淡雅庄严。二千家大小赌场，通通用的是著名的胡佛水坝发电厂供应的电。你亮，它更亮，恍如白昼；据说如在盛暑来，那夹道赌场室内的冷气，会飕飕地刮到街上来。

出生在四川的诗人刘庶凝在当地一家大学开英国文学课。他们夫妇都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我说赌博也是一种文化。销魂当此夜，在豪赌与酣舞的优势之下，不但只营饮宴的中华酒家、红鸚酒家黯然失色，就连浓盐赤酱的黄色书店也因为无人光顾，打烊熄灯了。

我在香港看赛马、读《马经》后，写过一句诗：“认真地干着无聊的事情。”来此赌城，一开眼界，觉得其事其人，又不是说无聊和认真所能尽意。旅伴杰伊·赛莱说：“我不喜欢读诗，但是你如果写了关于拉斯韦加斯的诗，一定寄给我看看。”“为什么？”“我想知道你怎样把赌博写进诗里去。”

几乎与赌城相毗连的大峡谷，却另是一番夜色。

说相毗连，你不要查地图；是我搭十人小飞机，只飞了一小时，心理上觉得转瞬就到了。

我先就在华盛顿的太空馆通过立体电影，随着飞机上的镜头，鸟瞰过大峡谷；时远时近，时而低空飞行，时而扶摇直上。现在从小飞机的舷窗望出去，平稳中透着呆板。直到快降落时俯看大峡谷群峰冈峦巅顶，如冠，



那该是因为万籁俱寂产生了四顾无援的孤独吧。孤独会使人发疯。

然而在大峡谷之夜，我并不感到孤独。不光因为隔壁有旅伴，而且，这千山万壑，默然相对，先我而来，迟我以往，似曾相识，使我有会于心，要更阔大，更凝重，更坚忍。明天纵然远去万里，却将永远记住这无言的 Grand Canyon，这山的壮伟，谷的幽深。

上帝的安排，人事的凑合，出奇地把大峡谷和赌城并列在一起，互相对比，互相映衬。

取道 66 号公路返回拉斯韦加斯。又来到熙熙攘攘的游客当中。离开赌城的游客，似乎确是比初来的人们沉默些，矜持些。我随着人们登上飞机，飞机是往返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与拉斯韦加斯之间的，然则这是个国际化的旅游胜地了。

游大峡谷的要经由赌城，来赌城的不一定游大峡谷。我在飞机里合上眼，眼前交织着两地分不开的幻象，好像新结识的两个朋友抢着对我讲话，一个浮躁，一个深沉。

## 漫话偶然

1981年5月一个傍晚，告别南斯拉夫首都，因为登机时间尚早，在多瑙河、萨瓦河汇流处的古堡公园流连，触动了一线诗思，这就是写赠给波芭的《贝尔格莱德别情》。这首诗连用了六个“偶然”，不知道是否也出于偶然：

古堡斜阳，偶然一杯酒 /为了告别，也为了刚刚  
相见

偶然一杯酒，也许再无缘重逢 /却相问相约：什  
么时候再见？

我就要回到山那边，海那边 /我就要回到那一个  
天边

我是一片叶，偶然一阵风 /把我吹过你的面前

偶然一阵风，萨瓦河水 /一片皱纹散文，一朵浪  
花飞溅

人间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 /我不信命运，  
却相信有机缘

你唱一支欢歌却含着悲戚 /你唱一支悲歌却带着

喜欢

也许世界是狭小的吧 / 明晨我已在地球那边

我的一个朋友读到这首诗的初稿，曾经读给另一个研究新诗的朋友听，问他这是谁的作品，据说那个朋友答说：“好像是徐志摩。”这样回答并不偶然，因为徐志摩 20 年代曾有《偶然》的名篇。

问我此诗是否受徐志摩影响，徐诗我读过，但不如龚自珍一首七绝印象深刻，也许倒是一百多年前这首诗的节律冥冥中捉住我的笔：“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里不去详析诗意和结构，只是告诉读者，二十八个字中，偶和偶然凡四见。涛人对于茫茫人海、漫漫世路中的种种偶然，是深有所感的。

我于传统的诗词，读得很浅，很不系统，很不用功。小时候有一阵特别热衷于搜求古典诗歌中用语造句接近白话或散文笔法的部分。“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这是宋人刘克庄词，他自然另有寄托。但所说飞将军“数奇”即运气不佳的故事，是大家熟悉的，能够“不教胡马度阴山”，而终于“李广难封”；那末果然生在刘邦的时代，就一定论功封侯吗？即使得如韩信一样拜将封王，难道在那流氓皇帝及其皇后手下，能逃“走狗烹”的一死吗？这鸟尽弓藏的命运是偶然还是必然？

人们熟知，偶然是在必然的交叉点上出现的。李广当时，或刘克庄当时，也许还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常常

漫话偶然





《三民主义》的倒退。如果以康梁之心为心，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或更进一步，寄希望于慈禧太后，则在此类历史的浮想中，连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即我们常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属多余，遑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呢!?

本来要谈偶然，结果谈到了必然，这又岂是偶然哉!”

1989年1月20日